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狐狸緣全傳

第五回 李蒼頭忠心勸幼主 周公子計瞞老人家

詞曰：自古懷忠義僕，人人皆願謀求。盛衰興敗只低頭，到老節操依舊。

拋卻親兒被害，狐纏幼主生愁。冤心受叱總天尤，仍是真誠伺候。

話說老蒼頭聽了公子一派怒語，心中又是悲慟，又是難受，欲要分辯幾句，又怕衝撞了，反倒添病。無計奈何，只得低聲說道：「公子不必生惱，說是老奴故意來此攪亂。因老奴有要事稟報，所以將公子驚醒。公子若未睡足，老奴暫且退去可也。」

此時，公子雖一心不悅，然似這等老人家，夙日並無不是之處，若太作威福，自己也過意不去。只得披好衣服，坐在牀頭，說道：「你進來罷，有甚麼急事？說說我聽。」老蒼頭忙答應一聲，走將進來。但見公子坐在牀上，斜跨著引枕，形容大改，面色焦黃。看這光景，已是危殆不堪的樣子。老蒼頭不覺一陣心酸，失聲自歎：「想不到，我未來書院並無多日，為何形體就這樣各別？」

精神少，氣帶厥；兩腮瘦，天庭癩，滿臉上皺文兒疊。黑且暗，光彩缺；似憂愁，無歡悅，比較起從前差了好些。眉稍兒，往下斜；眼珠兒，神光滅；鼻樑兒，青筋凸；嘴唇兒，白似雪。他的那機靈似失，剩了癡呆。倚牀坐，身歪列；聽聲音，軟怯怯；衣上鈕，還未扣結。看起那兩支胳膊，細似麻稍。牀上被，未曾疊；汗巾兒，褥下掖；香串兒，一旁撇；繡帳外，橫拋著一雙福字履的鞋。未說話，喘相接，真可痛，這樣邪，大約是眼冒金花行步趑趄。謝蒼天，既然絕了我李門後，千萬的別再傷了我這糊塗老爺。

老蒼頭看罷公子，早把痛念延壽兒之心摺在脖子後頭，滿面含悲說道：「我的主人哪，老奴因公子近來性情好生氣，暫且躲避幾時。想不到病至如此危險。請公子把得病原因可對老奴說明，好速覓名醫，先退邪氣，再慢慢用心調治。千萬莫貪意外奇逢，戀良宵歡會。總以身體為重，方不失公子自幼聰明，生平高潔之志。今若仍為所迷，豈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嗎？」

這周公子尚不知延壽兒叫妖狐所害，聽得蒼頭之話，句句掇心，有意點他與人私會。他便故將雙眉一皺，帶怒說道：「你真愈發活顛倒了。人食五穀雜糧，誰保不病？這清平世界，咱們這等門第，那裡來的邪氣？說的一派言詞，我一概不懂。我這病也並沒甚大關係的，只用清清靜靜撫養兩日，自然而然就好了。你何苦動這一片邪說，大驚小怪的！」公子指這幾句話將蒼頭混過去，那知老蒼頭聽罷言道：「公子不必遮瞞老奴，實對公子說罷，今早我煮了一壺茶，欲遣延壽兒來送，呼叫了兩聲不見蹤影。老奴知他必在後邊來偷果子，老奴便走到果園找他。剛走至土坡之處，忽見一汪血水，一堆白骨。又一抬頭，見極大一個九尾狐，抱著支人腿在那裡啃吃，把老奴唬了一跳，昏迷過去。及至醒來，這狐便不見了。我想延壽兒定然被他吃了。咱這宅裡素昔本無妖精，怎麼他就特意來此吃人呢？老奴想狐能變幻，倘若他再化成人形來惑公子，豈不是病更沉重嗎？老奴所以前來稟明，公子好自保身體。豈知公子沉痾如此，叫老奴悲痛交加，心如針刺。公子既說書院並無妖怪，老奴何敢在公子之前欺心撒謊。只求公子守身如玉，從此潛養身心，老奴也就不便分辨此事了。」周公子道：「我都知道了，你不必再言，用飯去罷。」

蒼頭見公子攆他，知道其心仍然不悟。便自己想到：「我家公子到底年輕，以忠直之言，反為逆耳。恐勸不成，倒與他添煩。莫若順情說好話，暫把見妖一事先混過去，以後再作道理，免得此刻病中惱怒我。」想罷，復帶笑說道：「老奴適才真是活糊塗了，見的不實便來說咱宅裡有妖怪。復又一想，俗語說的好：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』還是公子聖明，見解高。況且咱這宦官人家，縱有妖魔也不敢入宅攪鬧。公子不必厭惡老奴了。常言說：『雪中埋物，終須敗露。』大約延壽兒外邊貪玩去了，終久有個回來。老奴一時不見他，心裡便覺有些迷糊，兩眼昏花，彷彿見神見鬼似的。此時公子該用早飯了。老奴派人送來，再去尋他可也。」

這是老蒼頭一時權變，故責自己出言不慎，把雙關的話暗點公子。豈知公子聽了冷笑，說道：「你如今想過來了？不認準咱宅中有妖怪了？想在我周家，原是一兩輩的老管事，我是你從小兒看著長這麼大。你說，甚麼事瞞過你呢？如今我有點微恙，必須靜心略養幾日，並不是做主兒的有甚麼作私之處不令你知。你何苦造一派流言，什麼妖狐變化迷人咧，又什麼鮮血白骨咧，說的如此兇惡，叫我擔驚受怕，心裡不安。縱然有些形跡，你應該暫且不提才是。你未見的確，心中先倒胡想。別瞧我病歪歪的，自然有個正經主意。況延壽兒平日日本愛亂跑？不定在何處淘氣去呢。假若真是被妖所害，果園必定有他的衣裳在那裡。不知你見了甚麼生靈骨頭，有狗再從你身邊過，大睜目糊糊著二目，疑是延壽兒叫妖怪吃了。大早晨的，你便說這許多不祥之話。按我說，你派長工將他找回來就完了。」

看官，你道周公子為何前倨後恭？他因信了老蒼頭假說自己見妖不實的話，便趁勢將書房私約隱起，說些正大光明，素不信邪之言，好使人不疑。這正是他癡情著迷，私心護短，以為強詞奪理，就可遮掩過去了。這老蒼頭早窺破其意，故用好言順過一時，然後再想方法。兩人各有心意。閒言少敘，且說蒼頭聽公子言罷，說：「老奴到前邊看看去。公子安心養病要緊。」出離書齋，自悲自歎的去了。

公子一見老蒼頭已去，以為一肚子鬼胎瞞過，也不顧延壽兒找著找不著，仍復臥倒。自己也覺氣短神虧，飲食減少。心內：「雖知從清明以來與胡小姐纏繞，以至如此，然此乃背人機密之事，胡小姐曾吩咐，不准洩漏。更兼羞口難開，到底不如隱瞞為是。倘若露出形跡來，老蒼頭必定嚴鎖門戶，日夜巡查，豈不斷了胡小姐的道路往來？大有不便。莫若等他再來時，找他個錯縫兒，嗔唬他一頓，不給他體面，使他永不再進書院才好。然他大約似參透了幾分。適才想他說的奇逢歡會，又什麼雪埋物終要露這些話，豈是說延壽兒呢？定然他想著胡小姐是妖精，因我說宅內並無妖精，他所以用雙關的話點我。雖說這是他忠心美意，未免過於囉唆。我想胡小姐斷不能是妖怪。無奈我們二人私會也非正事，他勸我幾句也算應該。況自幼曾受先人教訓，宜知書達禮，以孝為先。如今雙親辭世，雖無人管，也宜樹大自直，獨立成家。回憶寒食掃墓，自己實在錯誤。我常向人講男女授受不親，須學魯男子坐懷不亂，方不枉讀書，志在聖賢。那時與胡小姐相遇，若能抽身退步，豈不是正理？反去搭訕，與他交談。幸這小姐大方，不嗔不惱，更且多情。倘若當日血口噴人，豈非自惹羞恥，招人笑話？現在屈指算來，已有半載來往，我又未探聽過，到底不知這小姐是甚等人家。此時雖無人知曉，似這麼暮隱而入，朝隱而出，何日是個結局？事已至此，有心將話對蒼頭說明了，但這話怎好出口？況我自己也辨不准他的真跡。若說他是妖精，那有妖能通文識字、撫琴吟詩這等風雅之理？據我瞧，一定是宦門的小姐，門第如今冷落了。恐日後失身非偶，知我是書香後裔，方忍羞與我相會。這也是有心胸志氣的女子。」

常言說道：「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。」這周公子原自聰慧，聽了蒼頭之話，卻也覺背禮。自愧情虛，思想了一回，原悟過一半來。無奈見聞不廣，以為妖精絕不能明通文墨，又兼淫欲私情最難拋絕，故此他認準玉狐是個千金小姐，反說：「果園即有妖魔，斷不是胡小姐變化的。胡小姐明明絕世佳人，我與他正是郎才女貌，好容易方得絲蘿相結，此時豈可負了初心，有背盟誓？果然若能白頭相守，亦不枉人生一世。」想罷，依然在銷金帳內妥實的睡去了。

不知周公子從此病勢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